

畫說 金口

江南第一古镇



武汉市江夏区文化局

二〇一七年元月

畫說

江南第一古鎮

金口



策 划：任丽英

主 编：邓怀生 张功胜

编 委：付廷义 祁金刚 王春英 周海清

陈胜华 陶宗勇 柳小平 黄丽峰

素 描：朱志成 尤大顺

复 制：朱晓兰 朱 卉

彩 绘：徐竞翔 岳 泰

摄 影：柳 斌 王运良

撰 文：祁金刚

责 编：柳小平







▲ 金口鸟瞰图

柳斌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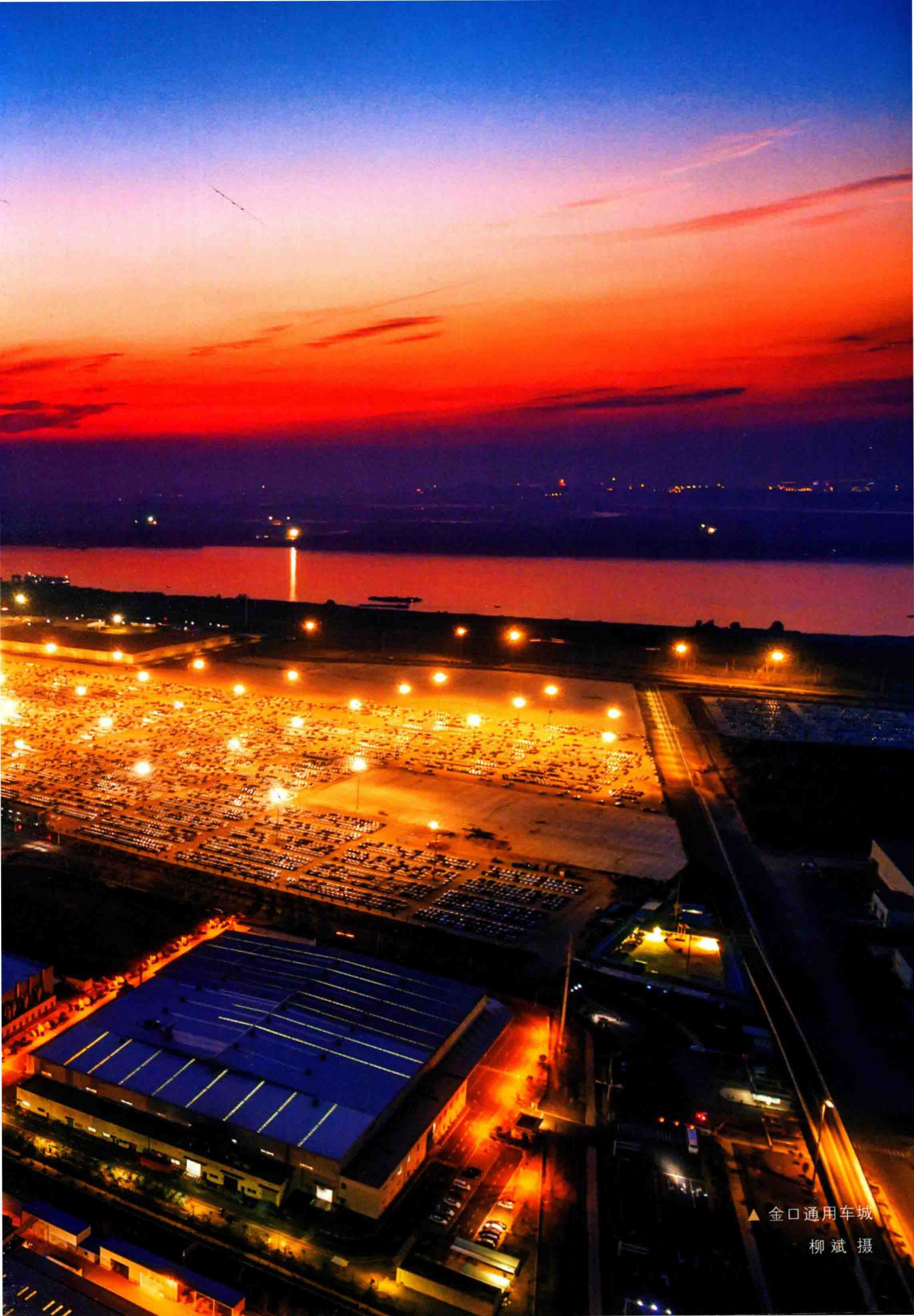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▲ 槐山矶石驳岸

柳斌 摄





▲ 金口通用车城
柳斌 摄

千古绝唱吟金口

(代序)

◇祁金刚

一个地方的美丽，如果没有人歌颂，那美丽会在黑暗中凋落；一个地方的历史，如果没有人记载，那历史便在尘埃中湮灭。所以，看一个地方的美丽，读它的诗；看一个地方的厚重，读它的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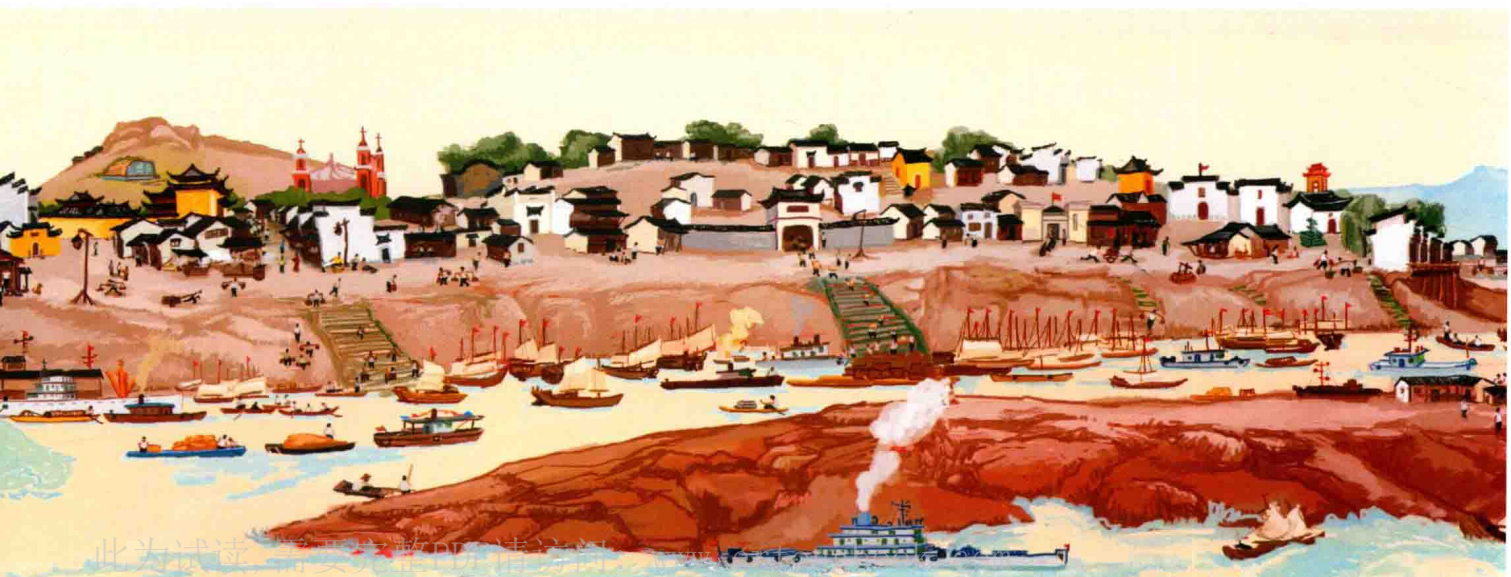
金口的诗，是金口璀璨的明珠；金口的文，是金口思想的宝库。

让金口人最骄傲、最自豪的，是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一首五言律诗。乘船回江陵住宿金口，有感于金口的江滨景色和诗书敦风，陶翁写下了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。

“凉风起将夕，夜景湛虚明。昭昭天宇阔，晶晶川上平。”借金口的自然风光抒发自己的情感，在诗中陶渊明首先盛写过去闲适的生活值得追恋，接着便迸发出“如何舍此去，遥遥至西荆”的自诘，强烈表现出自悔、自责的情感。他希望有所作为却留恋自己一心向往的田园山水，他不甘寂寞却又渴慕人生的独立与自由，以致随着孤舟的远逝，产生了无穷的遐想，无尽的留恋。

比陶渊明更早的诗，恐怕就是南北朝梁代佛教兴旺时期印度高僧菩提达摩写于金口的诗：“峭石凌空浪拍天，槐山依旧锁风烟。回头二十年前事，哪得功夫上钓船。”据说达摩写完便折一枝芦苇渡江去河南嵩山。“二十年前事”正是指梁武帝从襄阳起兵经过武汉这一带打到南京，杀死东昏侯，又杀死齐明帝诸子，夺取皇帝宝座的历史典故，又成就了金口“一苇渡江”的神奇佳话。像这样体现历史现实与佛教传说的诗词在中国诗文里也不多见，天意真是特别垂青金口。

印度高僧达摩的偈诗，陶渊明的五言律绝，开创了历代文人骚客引吟金口的先河。他们或为槐山的秀丽风光，或为槐山与大军山夹江锁要的险峻，或为长江的浩荡，或为金口历史上三国古战场的风烟，或为金口醇厚的民风所感染，尽情抒发自己对金口的赞美，留下了一



首又一首、一篇又一篇的不朽作品。在唐朝就有宋之问的“嬉游不知极，留憾此山川”的《涂川宴别》，还有著名诗人杜牧题咏金口赤壁之战的《赤壁》。自唐以后，至少有15位著名诗人和文人在金口留下诗文和墨迹。清朝乾隆年间，甘肃人程永冽在金口任职巡检司，对回峰山的名胜推崇备至，欣然作诗《回峰寺左新建陶、岳二公祠》：“回峰寻胜迹，山水最清幽。晴岫双烟锁，长江一带流。旌旄邀岳旆，叩枻纪陶游。气贯千寻虹，风高百尺楼。白云封往事，青碣焕新猷。忠节冰壶映，昭然万古留”表达的仍是一种对民族英雄的敬仰，也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坚持与传承。金口，成为文人骚客畅怀抒情的“诗的国度”。

既受外来诗风影响，又为当地文化滋养，金口本地诗人和文人，在作品中则渗透了一份对家乡的情感，他们的诗文为金口的文学平添了质朴的遗韵和亮色。“纸糊窗眼，余光照我甚玲珑；筋作琴弦，遗韵入耳真雅妙。”明朝兵部尚书熊廷弼儿时在金口生活时信口作的那些对联，至今还在金口民间传诵。金口清代“三杰”之一的段灿，在外做官期间，不仅出资修葺金口槐山留云亭，立诗碑，还亲作一首七律《槐山》刻到碑上，“昔有黄鹤在汝南，城迁一去不复返，此地空余亭春秋，白云千载留槐山。”表达了他对汝南故郡的怀念，对槐山的赞美。段家往下，段灿的儿子段而聘，著有《竹坞偶录》、《殖草堂便笔》、《诗集》等著作。段灿之孙、段而聘之子段追文曾为《江夏县志》总理（即总纂），负责续编自康熙以来的江夏县史。他还将其祖父段灿的诗文刻碑立于陶公祠，并撰一联：“地以人传，江上吟诗曾过去；神犹永在，篱边种菊定归来。”他留下的诗文对金口也是弥足珍贵。

“涂川久系古城池，雄踞金江盛一时。史册犹存千秋里，留云还诵渊明诗。”作者是中国革命文学先驱李求实。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、鲁迅的学生，李求实对家乡怀有深深的眷恋。在他的心中，金口从大禹治水、三国赤壁战场、槐山达摩过江、陶渊明金口住宿，他都从未有一刻的忘记。

长江为画，是因为画中有诗；金口为书，是因为书中有人。当风中奏起绝唱天籁，那是金口诗文的久久回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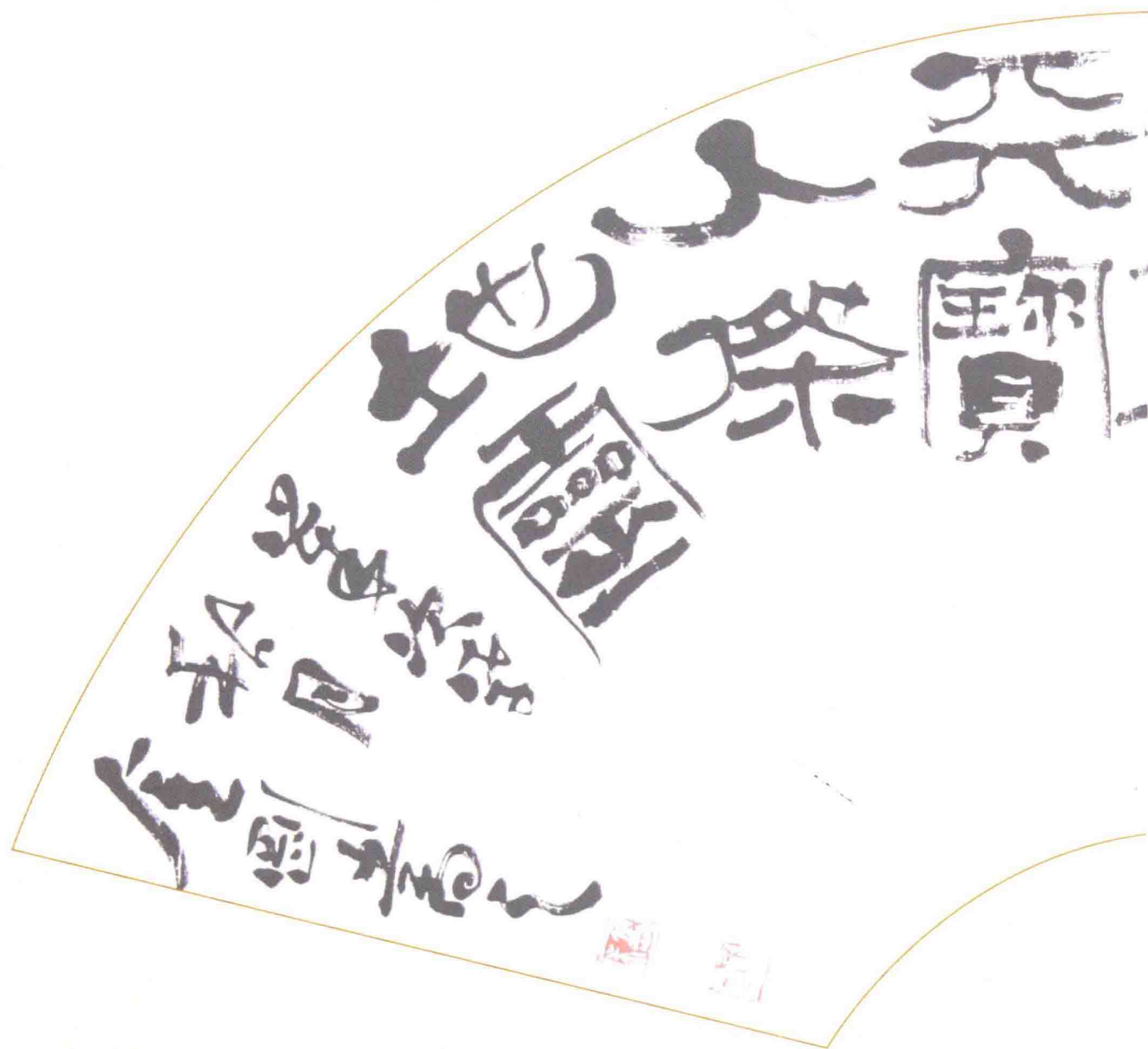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
一、千年重镇.....01

二、黄金口岸.....15

三、槐山形胜.....27



四、中山舰魂·····35

五、最美车都·····41

六、金口记忆·····49







▲ 金口航拍图
王运良 摄

千年重鎮

汝南故郡

祁金剛

进入金口街，沿着长江的是一条六车道的宽阔马路。作为金口标志性的建筑，金口的老人们走在上面怀着怎样的复杂心情，旁人无论如何无法体会，因为这条马路的原址，就是金口曾经最繁华的老街。明清风格的建筑，泛着青光的条石，鲜次栉比的商铺，以及撑在江水里的吊脚楼，江南水乡风格的小镇是何等的美丽。

寻着历史的足迹，我们依稀看到东晋汝南郡城的轮廓。东晋时期，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，晋室东迁，于是出现了行政区域大规模随元帝过江的移民现象。为安置过江侨民，在安置地仍用原旧壤州郡县之名，历史上称侨置。据史记载，当时侨置的州郡县，在长江中游南北两岸的江左、江右、淮南、沔西、沔北、汉东最多。

东晋、南朝时期，长江中下游一带，农业得到迅速发展，同时手工业也相当发达，扬州、荆州都是当时的冶铸中心。这样的地方自然也成为外来人口的首选地。据统计，从西晋永嘉年间到刘宋末，北方人口陆续南迁，来到巴蜀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共有70万人，而“荆、杨二州，户口半天下”。可见落户湖北者相当可观。

东晋咸和二年（公元326年）由于后赵石勒进入河南，颍州汝南（今河南汝南县一带）郡民户口大量南迁，流寓江南。太元初年（376年）于涂口修筑汝南郡城，为汝南郡治地。今武汉溯江而上至嘉鱼等皆属之，并在金水北岸筑起了汝南城。

历史上，金口有三次大规模建设，如果说楚置沙羡于涂口，是金口第一次大规模建设的话，那第二次就是《三国志·吴书》所记载的吴赤乌二年（239年）孙权在筑黄鹄山夏口城后的16年又筑沙羡城，汝南郡城则是第三次大规模建设。按《清一统志·荆湘记》记载，汝南故城的位置就在金水北岸。乾隆《江夏县志》附图，更点明具体城址是在金口北面的牛头山与芙蓉山之间的山脚下，这正是今天金口老街的位置。

从晋咸和中置汝南郡，至隋开皇初，中间经历二百五十年，又为江夏县治二十年，共计二百七十余年，是金口发展的迅猛时期，北方人民的到来，为金口增强了劳动人手，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先进的黄河文化、资产，一经与长江流域精湛的手工业技术和瑰丽的楚文化融合，促使金口成为长江上的一个重要口岸，甚至堪称东南的一大都会。

